

## KW→P 音变与方言本字考证\*

严修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提要** 在合口成分前,软腭塞音、鼻音发生唇化是汉语方言中一种常见但并未系统地发生的音变。考证语源时,对这种零星发生的音变,也要给予注意。本文列举汉语方言中的这类音变现象,并指出希腊语早年发生的 KW→P 音变可以作为类型学的旁证。

**关键词** 本字考证、汉语方言、软腭音唇化

一些音变并未系统地发生,而是零零星星地在某些字眼中出现,这种现象在考证词源的时候有必要考虑进来。笔者曾讨论过软腭不送气塞音 k- 在各个汉语方言中零星地发生喉塞化的现象,进而考证了客家话及粤语中表示“再”意义的 an<sup>5</sup>,实际上本字是见母的“更”字(严修鸿 2006)。本文沿着类似的思路进行探索,企图揭开与软腭塞音、鼻音零星地发生唇化所导致的语源迷雾。

本文所涉及的语音现象,指软腭音部位的声母 k-、kh-、ŋ-、g-, 在合口成分 u、w 或者 v 之前的条件下演变为相应的 p-、ph-、m-、b- 的零星音变。为求简便引述,以下概括为 KW→P 音变。

日常语言中, kw-p 之间的听辨,就常有不少弄混的情形。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续集第 20 回,老佛爷口里的“不[pu]择手段”,在小燕子听来则成了“骨[ku]折手断”<sup>1</sup>。无独有偶,2004 年 4 月某日,汕头大学文学院收发室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到我家里,提醒有“挂[kua]号”,结果被老人家听成了“八[pa]号”,令我啼笑皆非。不久前,曾有朋友提到有一位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任教的学者陈国[kuo]海,我家人却听成了“陈渤[po]海”。

郑张尚芳(1983)讨论温州话歌韵层次的一篇文章,提到了在温州话里“蛾”字白读作 mai<sup>2</sup> 是由ŋvai<sup>2</sup> 唇化的结果,这个看法富有启发。此后个人一直留意类似现象,多次在论述中简单地提及(严修鸿 1997, 1999, 2001)。稍稍留心便注意到,软腭音辅音在圆唇条件下变为双唇辅音,其实并不罕见。在初步论证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起 KW→P 这样一种音变规则。有了这个规则,则汉语方言里的许多本字不明者可以得到证实。本文将以具体汉语方言事实为根据进行论证,最后探讨这种音变的特点及性质。本文将从全国方言的范围内搜罗同类音变,印证这个规则。

### 一 k<sup>w</sup>→p

1. 蹲下,客家话本来叫做 ku<sup>1</sup>,也有不少地点变化为 pu<sup>1</sup>,参见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1992,

\* 本文得到 2007 年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华文化遗产与创新研究中心”重大招标课题“英德市境内语言文化调查研究”及 200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岭南濒危方言研究”(07JJD840201)的资助。

<sup>1</sup> [http://www.66163.com/Fujian\\_w/news/fzwb/990905/7\\_1.html](http://www.66163.com/Fujian_w/news/fzwb/990905/7_1.html)

363 页, 刘纶鑫 1999, 549 页。读 pu 的有: 长汀、宁化、上犹、全南、定南、井冈山、石城; 而读 ku<sup>1</sup> 的有: 三都、万载 铜鼓、宁都、武平则是 kvu<sup>1</sup>。踇, 《广韵》见母虞韵举朱切, 《说文》: “~, 天寒足踇也。”本义当作“手足卷缩”, 引申为下蹲。同是亲近的客家话方言点, 同样的意义, 而之所以存在 ku~pu 这两种读法, 之间存在音变的可能性比较大, 本文认为是 kwu→pu。

2. 客家话许多点把“女人”叫做“~娘 pu<sup>1</sup>ŋioŋ<sup>2</sup>”, 第一个音节当为“姑”, 经历了 kwu→pu 的变化, 例如: 清溪 pu<sup>1</sup>ŋioŋ<sup>2</sup>、揭西 pu<sup>1</sup>ŋioŋ<sup>2</sup>ŋin<sup>2</sup>、秀篆 pu<sup>1</sup>ŋioŋ<sup>2</sup>ŋin<sup>2</sup>、长汀 pu<sup>1</sup>ŋioŋ<sup>27</sup>neŋ<sup>27</sup>、宁化 pu<sup>1</sup>ŋioŋ<sup>2</sup>sa<sup>2</sup>、陆川 pu<sup>1</sup>ŋioŋ<sup>2</sup>pho<sup>2</sup>、香港 pu<sup>1</sup>ŋioŋ<sup>2</sup>, 有些地点引申为“妻子”。例如粤东客家歌谣《月光光》“…讨个~矮笃笃, 煮个饭子香勃勃; 讨个~高天天, 煮个饭子臭火烟”。

3. 军用水壶, 形状像龟, 故名曰“龟壶”, 福建龙岩的万安 pi<sup>1</sup>fu<sup>2</sup>、连城的北团 pai<sup>1</sup>fv<sup>2</sup>tsai<sup>3</sup>(龟壶仔), 周边地点则读作 kui<sup>1</sup>(赖源)、kuai<sup>1</sup>(宣和), 可作为 kui→pi 的旁证(严修鸿 1997, 99 页)。

4. 据北大中文 1995, 277 页, 粤语的广州, 客家话的梅县, 湘语的长沙、双峰, 西南官话的武汉、成都等方言把“瘸子”叫做“跍”, 又据陈章太、李行健, 1996, 2737 页, 西南官话区多数地点都有把“瘸子”叫做“跍”的, 读作 pai<sup>1</sup>。“跍”是俗字, 本字应是“乖”。乖, 《说文》: “~, 戾。”亦即“乖张”“乖离”之意。武平坪畲的客家话把“跛足”叫做“乖脚”, 使用左手则叫做“左乖离[tso<sup>3</sup>pai<sup>1</sup>lai<sup>2</sup>]”。乖, 声母唇化, 读作[pai<sup>1</sup>]。

5. 厦门跛足叫做“pai<sup>3</sup>骹”(北大中文系, 277 页)。pai 不符合厦门话戈韵(厦门读 ua, o, e 均有, 但是没有读 ai 者)的对应, 最大的可能也是来自“拐 kuai<sup>3</sup>”的唇化, 如此, 则音义均合。邻近的潮州就是“kuai<sup>3</sup>骹”, 可以看作是厦门的早期形式。

6. 姑姑, 有些地方叫做 pu<sup>1</sup>, 其来源一般的方言学著作都不会联想到“姑”字, 而写为其他的字儿。如“媪 pu”, “盐城谓‘姑母’为‘~’或‘~子’, 例如大~、二~之类。字形见于《集韵》滂模切, 释‘女字’, 义无涉。”(苏晓青 1997, 304 页)声母也不合。又如江苏涟水: pu<sup>1</sup>阴平调, 父亲的姐妹(胡士云 1989, 133 页)。广东信宜姐姐叫 pu<sup>1</sup>(远藤光晓等 1999, 92-93 页), 应该也是来自“姑”的声母唇化。从自己子女的角度称呼姐姐为“姑”, 意义上也不是很难理解的。

7. 广东省连平隆街, 一支笔叫做“一管笔”, 其中“管”读作 pɔn<sup>3</sup>, 来自“管 kuɔn<sup>3</sup>”的声母唇化可能性很大, 据笔者调查, 2005。

## 二 kh<sup>w</sup>→ph

1. 客家话“树枝”叫做“树梘”。《集韵》溪母马韵苦瓦切: “梘, 横撻撻。”据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1992, 238 页, 梅县、武平“树枝”叫“树梘”su<sup>4</sup>pha<sup>3</sup>, 从长汀 khua<sup>3</sup>、三都 khua<sup>3</sup>、赣县 khua<sup>3</sup> 来看, 可知梅县、武平经历过 khw→ph 的变化。

2. 户, 《广韵》匣母上声姥韵侯古切。闽西客家有读同群母者, 在“户槛/户践/户栅”等词语中可见, 意思是门槛。见于闽西连城的新泉、庙前 khɯ<sup>1</sup>, 根据李如龙 2001, 266 页“门槛”条, 上杭“户”读 khəu<sup>1</sup>(~隄), 武东 khə<sup>1</sup>(~栏)。长汀则把门槛叫做“户栅”, “户”的音 phu<sup>1</sup>, 当为 khu→khv→phu 唇化所致。

3. 环, 《广韵》匣母平声删韵户关切。客家话此字一般读匣母的一般层次(h-、v-)的, 但是在“耳环”一词的读音很特别, 如梅县是“耳环ŋi<sup>3</sup>phan<sup>2</sup>”(黄雪贞 1995, 18 页写作同音字“耳盘”。武平坪畲也是同样读“盘”。phan<sup>2</sup>的早先形式就是 khuan<sup>2</sup>, 也是匣母读群母后唇化的例子。

4. 客家话的“拄(拐杖)”, 梅县叫做 khu<sup>56</sup>, 其中永定下洋发生了 khu→phu 的变化(黄雪贞 1983)。福建连城的罗坊也是读 phu<sup>6</sup>。《说文》: “𠄎, 立也。从豆, 从寸, 持之也。读若驻。”《广韵》去声遇韵禅母常句切。详细考证见严修鸿(2006)。

5. 梅县把屁股叫做  $s_1^3\text{phut}^7$ , 应该是“屎窟”, 第二个音节发生了  $\text{khw} \rightarrow \text{ph}$  变化。有些地点如平远, 在梅县的基础上, 第二个音节进一步失却送气成分, 变成  $s_1^3\text{put}^7$ 。在闽西则演变为“屎北”, 闽西有“拿别人的屎北做面皮(厚颜无耻之意)”的谚语。

6. 连城的赖源、龙岩的万安, 把向日葵叫做“ $\text{phi}^2$ 花”, 前字是什么呢? 结合周边方言, 可以得知是“葵”字, 也发生了  $\text{khui}^2 \rightarrow \text{phi}^2$  的变化。

7. 闽西连城县城关客家话里“蚜虫”叫“虬”(上声尾韵开口见母), 因当地方言微韵开口读同合口  $\text{kui}^3$ , 因而若按照语音规律, 则“虬”、“鬼”同音, 为了避讳, “虬”变读声母为送气音, 读作  $\text{khui}^3$ , 见于北团、隔川、城关。而东部的赖源、万安等地则说成  $\text{phi}^3$ ( $<\text{khui}$ ), 东部的形式正是软腭音唇化所致。

8. 关中方言中的麟游县, “裤”叫做  $\text{phu}^4$ 、“哭”叫做  $\text{phu}^1$ , 声母独特, 也是来自  $\text{khu}$  的音首唇化(孙立新 1997, 114 页)。

9. 珠三角的粤语及部分客家话有一个关于树木的量词, 相当于普通话的“棵”, 读音多是  $\text{pho}^1$ , 同音字写作“坡”, 俗写为“畚”。粤语如广州  $\text{pho}^{55}$ 、香港  $\text{pho}^{55}$ 、澳门  $\text{pho}^{55}$ 、番禺  $\text{pho}^{55}$ 、花县  $\text{pho}^{55}$ 、增城  $\text{pho}^{55}$ 、佛山  $\text{pho}^{55}$ 、南海  $\text{pho}^{55}$ 、高明  $\text{pho}^{455}$ 、中山  $\text{pho}^{55}$ 、斗门  $\text{pho}^{45}$ ; 客家话如沙头角  $\text{pho}^{33}$ 、从化  $\text{pho}^{44}$ 、中山  $\text{pho}^{33}$ 、隆都  $\text{pho}^{55}$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 1988)。这个读同“坡”的量词, 如果根据本文阐述的  $\text{kw} \rightarrow \text{p}$  音变规则, 则不难理解, 就是“棵”字, 它是早期粤语溪母尚读为  $\text{kh}$ -的层次时所发生的音变, 即  $\text{khuo} \rightarrow \text{pho}$ 。

### 三 $\eta^w \rightarrow \text{m}$

1. 温州话“蛾”读  $\text{mai}^2$ , 乃是  $\eta\text{vai}^2$  唇化而来的。“ $\eta$  受唇化成分  $\text{v}$  影响变为  $\text{m}$ , 因为文成“蛾”现仍说  $\eta\text{vai}^2$ ”(郑张尚芳 1983, 115 页)。

2. 梅县客家话和阳江粤语把小孩顽皮叫做“蛮”, 应是来自“顽”, 即  $\eta\text{uan}^2 \rightarrow \text{man}^2$ (北京大学中文系, 1995, 542 页)。

3. 福建建宁砚台说成是“墨马” $\text{m}\text{ək}^8\text{ma}^3$ , 早期本是“墨瓦”(李如龙、张双庆 1992, 349 页)。周围的南城、邵武均为“瓦”字, 南部长汀保留了合口成分, 读为  $\eta\text{ua}^3$ 。另闽东福清话, “个别字音特殊读法: ……瓦  $\text{mua}^6$ , 疑母读如明母”(冯爱贞 1993, 13 页)。

4. 一部分客家话把“娘家”叫做“妹家”。“外家”是本来的说法, 至今很多客家(翁源、清溪、武平坪畲、五华, 香港新界)仍然如是, 读作“外家”。“妹家”是语音演变的结果, 即  $\eta\text{oi} \rightarrow \eta\text{uoi} \rightarrow \eta\text{voi} \rightarrow \text{moi}$ 。不单“外家”, 而且也有说“外口”(外面的意思)的, 这就是部分客家话(连平, 增城)叫做“ $\text{moi}^6$ 口”的来源。因为“外家”就是“娘家”, 所以变成“妹家”, 在字眼上看起来也没什么冲突, 很少人去质疑“妹家”的真正语源了。因为“女孩子”也可以叫做“妹子”, 所以民间就开始俗语源的重新解释, 认为就是“妹家”。把  $\text{moi}^6\text{ka}^1$  看作“妹家”的最大缺点是无法解释其他地点的“ $\eta\text{uoi}$ 家”。而“外家”(把  $\text{moi}$  看作是  $\eta\text{oi}$  的音变)不仅可以解释客家话, 而且可以解释闽南话的“外家  $\text{gua}^6\text{ke}^1$ ”。<sup>2</sup>

5. 湖南省东安, 蜈蚣说成  $\text{mu}^2\text{kun}^1$ (魏钢强 2002)。“蜈”字, 宁波吴语  $\text{m}\text{ə}\eta^2$ , 早期也是经历了  $\eta\text{u} \rightarrow \text{m}$  的变化。

6. 武平县坪畲客家话, 据笔者调查, 不少人把“孙悟空”说成“孙慕空”, 由  $\eta\text{u}$  变为  $\text{mu}$ 。

7. 台湾苗栗通霄镇惠安口音的闽南话, “还有一些个别例字, 声母的音读有别于其他闽南话, 如: 月桃  $\text{muc}^8\text{tho}^2$  发生了  $\eta\text{u} \rightarrow \text{m}$  的音变。”(骆嘉鹏 2001)

### 四 $\text{g}^w \rightarrow \text{b}$

1. 漳州不少地方的闽南话把“孙悟空”读为“孙木空  $\text{sui}^{22}\text{bok}^{21}\text{khon}^{23}$ ”, 其中“悟”由

<sup>2</sup> <http://www.hakkaonline.com/forum/thread.php?tid=11373> 究竟是“转妹家”还是“转外家”?

go<sup>22</sup>(>guo)讹变成 bok<sup>21</sup>。<sup>3</sup>

2. 福建大田闽南话“我”读作 bua<sup>3</sup>(<gua<sup>3</sup>)(陈章太、李如龙 1989, 296 页)。“我”读作 ba<sup>3</sup>, 亦见于广东海康闽南话(林伦伦 1996, 下详)。

3. 台湾苗栗通霄镇惠安口音的闽南话, “‘牛’字读 bu, 则是极其普遍的地方特色。‘月、牛’两字发音部位的前移, 应是 u 音之前自然的唇化现象。至少有百年历史了。”(骆嘉鹏 2001)

4. 海康闽语, “我” ba<sup>3</sup>、“外” bua<sup>16</sup>、“月” bue<sup>48</sup>、“牛” bu<sup>2</sup>(林伦伦 1996, 97 页, 114-123 页)。

5. 厦门话中, “口 bu<sup>6</sup>: 碰上, 遇见: ~着人。”(周长楫 1998, 16 页)“口”表示不明其字, 实际上就是“遇”字, 即 gu<sup>6</sup>→bu<sup>6</sup>。

6. 厦门话中, “英语”说成 in<sup>1</sup>bu<sup>3</sup>, bu<sup>3</sup>是 gu<sup>3</sup>变来的, 而 gu<sup>3</sup>正是“语”。“在一部分人, 尤其是青少年中, 一些读[g]声母的而读为零声母或[b]声母, ……‘英语’读做[in<sup>1</sup>bu<sup>3</sup>], 这颇为奇怪。”(周长楫 1999, 180 页)。

7. 上海话, “蹲下”有两种读法, 分别是 gu<sup>13</sup>和 bu<sup>13</sup>(许宝华、汤珍珠主编, 1988), 它们有可能是同源的。

KW-P 与之间, 听感上有一定的相似, 这是上述众多例子之所以发生 KW→P 音变的原因。这种相似应该是相互的, 因此逆行演变的可能也是有的, 但目前 P→KW 逆行演变的例子相对比较少, 如:

梅县客家话把稗草叫做“快草”, khuai<sup>56</sup>就是 phai<sup>56</sup>变来的。

连城县新泉、庙前客家话把“饭”读作 khuci<sup>6</sup>, khuci<sup>6</sup>就是 phuci<sup>6</sup>变来的。

厦门、汕头闽语把微母的“袜”读作 gue<sup>78</sup>, gue<sup>78</sup>就是 bu<sup>78</sup>变来的。

王静如先生给冯蒸先生的著作所写的序言说道: “我用唇化牙音时, 只为分析问题而得出的假定。以远方老友李方桂亦提出上古汉语有 KW-等一套唇化音, 互相巧合。在印欧希腊上古音中一套唇化牙音, 它在印欧语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 kw 在元音 a 或 o 之前即可变音为 p-, 如 kw 在 e 或 i 之前变音为 t-, 如 kw 在 u 之前变为 k-。这是学者习知的希腊语唇化牙音音韵演变。(重点标记为本文作者所加)”(1990 年 8 月写的《汉语音韵学雅言》, 14 页)

上述音变规律在希腊语历史上有大量同类演变的旁证, 其音变发生的合理性就更加可信了。周及徐(2003)介绍说:

“在印欧语语音历史演变中, 原始印欧语的 \*Kw- 在 a 和 o 元音前演变为古代雅典城邦希腊语的 \*P-。例如:

原始印欧语 谁\*[kwos], 拉丁语 被谁[kwo:], 希腊语 从哪儿[po-then]

原始印欧语 牛\*[gwo:ws] 梵语 牛[ga:wh]: 希腊语 母牛[vbows]

原始印欧语 全部\*kwaan: 希腊语 全部\*pan- [5][p. 404, 405]

这说明 \*Kw-/\*K- → \*P- 在一些语言的语音演变中是一条共同的规律。”

而在上古汉语中, 也存有 KW→P 交替的现象, 详细请参考周及徐 2003。

汉语方言中 xu→fu 的擦音唇化在汉语方言中是系统发生的, 湘、赣、客、粤等方言都非常常见, 而同部位的塞音唇化, 则未系统而彻底地发生<sup>4</sup>。

<sup>3</sup> <http://fujian.qq.topzj.com/thread-171607-1-1.html> 你知道“猴骂猪哥, 猪哥骂猴”这句话的出处么?

<sup>4</sup> 曹志耘 2009 提到湘西: “麻阳遇合一模韵的见溪晓匣母字读[p ph f]声母, 例如: 姑 pu<sup>55</sup> 箍 pu<sup>55</sup> 古 pu<sup>33</sup> 股 pu<sup>33</sup> 故 pu<sup>45</sup> 谷 pu<sup>55</sup> 苦 phu<sup>33</sup> 裤 phu<sup>45</sup> 哭 phu<sup>55</sup>……此外, ‘葵’字读[phē<sup>213</sup>], 似乎是由[khue<sup>213</sup>]变来的。不过‘桂鬼国骨亏’等[kue][khue]音节的字不读作[p ph]声母。”这是目前看到最完备的 kw>p 的音变, 不过也不是彻底的。

以往的考证中,语音论证注意的是系统地发生过的变化,很少注意到这种零星发生的音变。这种音变在一个方言里不一定必然发生,即使存在同类的对应,也不一定是同一个时间段一起发生的。

考证汉语本字,一般的着眼点是考察古代汉语中古音、上古音与现代方言的语音对应,可我们探索语源的语音根据却不能局限于此。造成语源模糊的原因有好几种情况,除了早期层次需要辨析发掘之外,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游离变化也是要注意的。这些音变若与类型学的考察相吻合,即使作为语音演变的特例,在语源考证时也是应当采信的。

####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 1995.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M]. 语文出版社。
- 曹志耘. 2009. 〈湘西方言里的特殊语音现象〉[J],《方言》: 19页。
-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 1996.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M]. 语文出版社。
- 陈章太、李如龙. 1991. 《闽语研究》[M]. 语文出版社。
- 冯爱贞. 1993. 《福清方言研究》[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胡士云. 1989. 〈涟水方言同音字汇〉[J],《方言》2。
- 黄雪贞. 1983. 〈永定(下洋)方言词汇(一-三)〉[J],《方言》: 148-160。
- 黄雪贞. 1995. 《梅县方言词典》[M]. 江苏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龙. 2001.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M]. 商务印书馆。
-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M]. 厦门大学出版社。
- 林伦伦、陈小枫. 1996. 《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M]. 汕头大学出版社。
- 刘伦鑫.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骆嘉鹏. 2001. 〈白沙屯方言的声调特色〉[A], 厦门, 第七届闽方言国际研讨会, 页4。
- 苏晓青. 1997. 〈江苏北部地区所见方言字拾零〉[J],《方言》4。
- 孙立新. 1997. 〈关中方言略说〉[J],《方言》2。
- 王静如. 1990. 〈汉语音韵学雅言〉, 见冯燕《汉语音韵学论文集》[M]. 1997年5月,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14。
- 魏钢强. 2002. 〈客赣方言蜈蚣的音〉[A], 南昌大学, 第五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
- 许宝华、汤珍珠主编. 1988. 《上海市区方言志》[M]. 上海教育出版社。
- 严修鸿. 1997. 〈连城方音研究〉[A],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
- 严修鸿. 1999. 〈客家话的特征词〉[A], 武夷山东南方言特征词讨论会。
- 严修鸿. 2004. 〈客家话匣母读同群母的层次〉[J],《汕头大学学报》1。
- 严修鸿. 2006. 〈汉语方言中章组声母存古的层次〉[A],《音韵论集》[C]. 中华书局。
- 严修鸿. 2006. 〈客家话及部分粤语 an<sup>5</sup>(再)字考释〉[J],《语言研究》4。
- 远藤光晓等. 1999. 中国における言語地理と人文・自然地理(5)汉语方言地图集(稿)第3集, (日本平成9-11年度科学研究费基盘(A)研究成果报告书第5分册)。
-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 1988. 《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M]. 广东人民出版社, 页454。
- 郑张尚芳. 1983. 〈温州方言歌韵读音的分化和历史层次〉[J],《语言研究》2。
- 周长楫. 1998. 《厦门方言词典》[M]. 江苏教育出版社。
- 周长楫. 1999. 〈重读《厦门音系》〉[J],《方言》3。
- 周及徐. 2003. 〈上古汉语中的\*Kw-/\*K->\*P-音变及其时间层次〉[J],《语言研究》3。

# Etymological Notes Based on the kw→p Change in Chinese Dialects

YAN Xiuhong

**Abstract** The labialization of velar initials of stops and nasals happens before a w-media, the change occurs widely but not systematically in Chinese dialect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is rule into account when we are doing the etym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words. In this paper we list the relevant phenomena supported by examples found in Chinese dialects and point out the systematical change of KW→P in ancient Greek is of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this study.

**Keywords** etymological study, Chinese dialects, labialization of velar initials